

太平縣志

藝文上

冊六

太平縣志卷十三

藝文志

敕

疏

記

序

考

論

上

辯

說

贊

傳

跋

碑

表誌
附中

箴

銘

詩

各體
附

詞

士先器識後文藝裴公行儉言之矣顧文藝為器識之餘非文

藝亦無以見器識唐虞而上典謨為一代之書非一邑所得私

已至詩有唐風不專為太平言也史有晉乘不專為太平記也

邑自獻公始都以後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其文無考餘如

趙衰之文董狐之筆載在左氏無庸贅述茲所登者城垣學廟
之創葺忠孝節義之表章或以地傳或以事傳或以人傳求有
關於風化不盡出於里賢他如吟咏景物畧記一二吉光片羽
亦以窺全豹於一斑云爾作藝文志

宋元豐封程嬰公孫杵臼敕

趙氏之先始大於晉下官之難程嬰公孫杵臼以死脫孤兒復存
趙宗忠義著焉自昔有功於世者罔不廟食况國家胄緒之所出
嬰杵臼有立孤續絕之德而常祀不載良為闕典朕命使者訪其
塋墓而得之於絳時太平宜即建祠疏封侯爵威靈如在永食厥
土程嬰宜特封成信侯公孫杵臼宜特封忠智侯

明正統旌義民敕

李德義 丁明益
李讓 韓聚源

國家施仁養民為首爾能出米一千一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
朕用嘉之今特賜敕獎諭勞以羊酒旌為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

役五年尚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

建儲疏

明給諫

楊天民

邑人

題爲大典愈遲人心愈惑懇乞聖明省悟刻日傳諭舉行以永安宗社事臣等竊惟太子者國之大本家之冢嗣樹本欲固未有不
自蚤正名號始者衍嗣欲昌未有不蚤諧伉儷始者今皇長子
二十齡矣宗廟社稷大計纘承啟佑良謀事尚有重於此者乎情
更有切於此者乎胡乃屢旨雖明竟無一踐臣等雖不敢盡言然
古之名臣則嘗言之矣昔楚共王不蚤定世子屈建曰楚必多亂
一免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走分未定則萬人皆爭
分已定則貪夫知止今楚多庶子而世子不定亂自此生矣又宋

仁宗不蚤建太子司馬光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今寂無所報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臣等待罪掖垣分宜力諍豈敢效尤將順首鼠兩端辱朝廷糾繩之司誤國家宗社之計哉伏乞皇上虛心省納銳意蚤行毋爽成命以駭中外之心毋泥曲說以來讒慝之口將冊立冠婚諸禮亟勅所司刻日並行三代有道之長不將復覩於今日也哉臣等干冒宸嚴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議復建文年號疏

楊天民

題爲累朝缺典究竟難湮懇乞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光正
史事臣惟神器相承天下之大事也名號顯揚直與天壤共敝其
跡惡可泯也國史纂修一代之大典也紀載昭垂將通古今爲信
其實惡可枉也以大典識大事以必不可泯之跡筆必不可枉之
書故從古以來卽餘分閏位亦不得以竊據廢編年之體况屬在
正統者能湮沒乎卽觸忌冒嫌猶不得以私情奪春秋之法况本
無嫌忌者可強爲委曲乎臣嘗反復於斯不能不扼腕於建文革
除之旣誤又不能不滋惑於累朝因循之無謂也夫革除之辨不

自臣言始臣查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楊傑嘗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請矣此其意蓋隱然爲建文地也比時禮官夏言因倉卒召對未暇深思旣謂諸臣不宜褒錄及明日上議又以文皇帝百世不遷之宗爲詞卒使讜議不行缺典如故抵今橐筆之臣未嘗不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皇上萬曆十六年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并形奏辨而禮部尚書沈魚亦悉心議覆至擬爲聖德聖政第一事中外喁喁以爲事在必舉不謂附錄改正雖蒙俞旨而革除年號依然報罷此何謂哉夫建文爲太祖嫡孫固皇上一脉骨肉之親也若聽其泯

滅如宗誼何臣仰窺聖衷必灼知情理之不容恕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嫌微當辨若令孫蒙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聖衷必灼知統系之不宜混識大識小貴在不遺今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無散逸矣今再不蒐輯將散逸愈多可令熙朝無完史耶臣仰窺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有史固并存於世者此時縱無改於革除之舊而億萬世之後能保其不從野史中搜遺事乎臣仰窺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於是則革除之復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至今若有所顧忌而不肯遽許得非終惑於百世不遷之說恐存一建文卽於成祖相妨因於

聖孝未愜耶是大不然蓋靖難之舉順天應人其師不嫌於無名
永樂之勲革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造無論更號成祖自有中興
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位號有無爲增損卽初號太宗亦最似
漢之文帝雖前有孝惠其徽稱固少不相礙也臣不解夏言百世
不遷之說抑何所主持而令至今成不決之疑乎昔孔子論武周
達孝歸之善繼善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相體以是相成不拘
拘徃跡云爾臣考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爲少帝且其葬也用
天子禮曷嘗忍於明議革除哉說者謂宣力之臣欲假此形跡以
張功伐故贊成至此良爲不誣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爲建

文崇榮名正所以善體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疑則訛此必然之勢也以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者而乃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弗疑弗訛得乎甚必有舉一律百并全史而疑其爲謾聞之具者將使好事不經之談得以任口雌黃而反致聖祖心事不白於後世非計之得者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爲建文存實錄正所以善成成祖之是也臣不暇遠引卽我朝英宗皇帝不嘗削景皇帝位號乎及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爲議復質之人心垂之青史不聞有累於英宗亦不聞少虧於憲宗之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疑其於成祖相妨於聖孝亦慚哉不但此也往年

革除報罷猶曰正史未修時姑有待邇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餐纂編踰歲矣若及是時慨然命復則修廢舉墜而天下萬世皆謂闕典頓興自皇上始如姑舍之則承乖襲舛而天下萬世皆謂闕典終廢亦自皇上始所關聖德聖政誠非渺小而臣愚待罪該科亦與有責焉故不憚緩頰而仰瀆宸嚴若此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臣言不謬願亟賜允行則上可以襄祖德下可以光信史而繼述大孝不在武周而在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至

勦寇疏

明知府王椿
邑人

奏爲流寇披猖日甚臣邑罹禍獨苦謹以目前危迫之狀及地方
殘害之形仰懇聖明亟勅廷臣蚤定勦寇長策以救無辜災黎事
臣邑山西太平今歲三月被流賊數百餘人突入鄉村橫恣搶掠
以至五月七月十月臣方恪職秋曹不遑問家乃忽於本月十二
日見臣同縣兵部主事張饒化遣義男張定入京上疏而且貽手
書於臣謂賊此時正在臣邑左近猖狂其西北諸鄉如古城鎮尉
村膏腴中黃西安西姚盤道數十餘莊廬舍俱燼屍骨橫鋪臣邑
斗大一城恃知縣魏公韓膽智可以護守然無兵無餉力寡難支

臣遙望先臣之邱壠耳領故鄉之化離不禁疾痛呼天臣一鄉之身家性命所係猶小而祖宗之社稷城池所關寔大伏望特諭亟救卹危責成諸臣驅賊務盡奏報必確毋徒逞紙上之空談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禁閉糴疏

御史

王真曾

邑人

爲年歲豐歉不常小民粒食當急請嚴閉糴之禁以廣

皇仁事臣惟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歲歉乏食天行偶然所賴四鄰有豐穰之地米粟充盈流通接濟庶幾閭閻之間可免饑斃流亡之患臣伏見我

皇上仁覆天下四十餘年噢咻撫摩恩意淪浹遇有荒歉發帑截漕蠲免正供夙夜憂勤布置周密蓋惟恐一民之不得其所若嬰兒之待乳而以勞我慈母也卽屬邦若蒙古若朝鮮無不恤其凶災賑其困乏並未嘗以域外之人漠然相視謂宜牧民者各知仰體

聖意乃徃徃於一統無外之世輒作此疆彼界之分如鄰境儉薄則本境之粟不得出糶或且出示公行禁遏臣聞穀貴傷民穀賤傷農歲豐所在恒欲售粟得價以輸糧歲歉所在恒欲移粟異地以糊口此民間所謂兩利而有司之所宜樂聽者乃若豐地則禁之使不得出粟於他境使富室賤值而取之積數石而不得一金歉地望粟既急市有求粟之人而無粟可買則積數金而僅得一石此民間所謂兩害有司職在牧民亦何利而爲之耶臣鄉山西田少山多土瘠人滿蒙我

皇上高天厚地非常之恩命巡撫造舟通運以防匱乏紳士商民處處